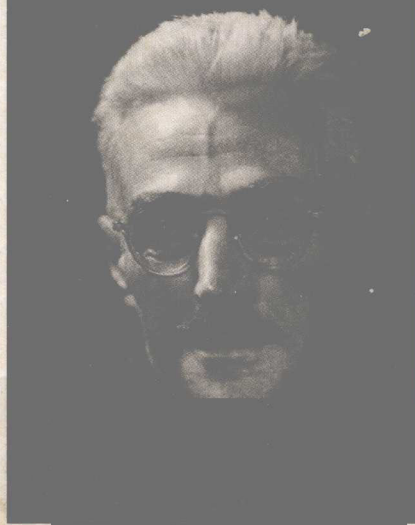


达希尔·哈密特作品集③

D a s h i e l l
H a m m e t t

大陆侦探社

(美) 达希尔·哈密特 著 马志彦 译



The Continental Op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大陆侦探社

The Continental Op

(美) 达希尔·哈米特 著

马志彦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THE CONTINENTAL OP
by DASHIELL HAMMETT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陆侦探社 / (美) 哈米特著; 马志彦译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10

ISBN 978-7-5133-0705-5

I. ①大… II. ①哈… ②马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87153号



大陆侦探社

(美) 达希尔·哈米特 著; 马志彦 译

责任编辑: 邹 璠

统筹编辑: 王 欢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wesign 未设计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14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705-5

定 价: 26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1	第十条线索
37	金色马蹄铁
79	土耳其街的房子
103	银眼女孩
151	无名小子
203	曼因之死
231	再会谋杀

第十条线索——

“利奥波德·甘沃特先生不在家，”开门的仆人说，“不过他儿子查尔斯先生在——如果你想见他的话。”

“不了，我跟利奥波德·甘沃特先生约在九点，或者晚一点也没关系。现在才九点，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，我等他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

他侧了侧身让我进屋，接过我的长外套和帽子，带我进了二楼的一个房间——甘沃特的书房，然后离去。我随手从桌上的一摞书中抽了本杂志，把烟灰缸也拉过来，让自己舒舒服服地坐下。

一小时过去了，我放下杂志，开始感到不耐烦；又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我开始坐立不安。

楼下什么地方的钟开始响第十一下时，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走进房间。他身材颇长，皮肤白得不同寻常，头发和眼睛都很黑。

“我父亲还没回来，”他说，“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等这么久。我能做些什么吗？我叫查尔斯·甘沃特。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我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接受了他礼貌的逐客令，“我明天再跟他联系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他小声说，我们一起向门口走去。

来到走廊时，书房某一角落里的分机响了，铃声不是很大。我停在门口，查尔斯·甘沃特过去接电话。

他背对着我讲电话。

“是的，是，是！”他突然发出尖锐的一声，“什么？是。”声音变得非常微弱，“是的。”

他慢慢地转过身来，对着我的脸上颜色如同死灰，目瞪口呆，听筒还在他手里。

“父亲，”他喘息着说，“死了——被杀死了！”

“在哪里？怎么死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是警察打来的，他们要我马上过去。”

他费力地挺直肩膀，打起精神，把听筒放下，脸也绷得不是那么紧了。

“抱歉我得——”

“甘沃特先生，”我打断了他的道歉，“我在大陆侦探社工作，你父亲今天下午打电话要我们今晚派个侦探过来，他说有人威胁要杀他。不过他还没有正式雇用我们，所以除非你——”

“那当然！我这就雇你！要是警方还没抓到凶手，我要你尽全力把他逮到。”

“好的！咱们一起去总局。”

去警察局的路，我们谁都没讲话。

甘沃特趴在方向盘上，一路横冲直撞。我有好几个问题要问他，但看他开车的速度，如果不想撞上什么的话，还是让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开车上比较好。所以我就没打扰他，只是静静地等着。

到警察局时，已经有六位探长在等我们了。这个案子由奥嘉探长

负责——此人脑袋长得像子弹头，穿得像电影里的乡下警长，戴黑色的宽边帽子，但可不能因此小看他。以前我们俩合作过两三个案子，彼此臭味相投。

他领着我们去了会议室楼下的一个小办公室，十几件东西散落在一张桌子上。

“我要你仔细看看这些东西，”探长对甘沃特说，“挑出你父亲的。”

“他在哪里？”

“先做这个，”奥嘉坚持道，“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他了。”

查尔斯·甘沃特挑东西时，我也看了看。桌上有一只空珠宝盒、一本记事簿、三封拆开的信，收信人都是死者；一些文件、一串钥匙、一支自来水笔、两条白色的纯麻手帕、两个弹匣、一只金表——黄白相间的链子上还拴着一把纯金的小刀和一只金色的铅笔、两个黑色真皮钱包，一只很新一只很旧；一些钱，纸币和硬币都有，还有一个小型手提打字机，已经变形了，上面黏着头发和血。其他东西有的沾着血，有的很干净。

甘沃特挑出手表以及上面的小零碎、钥匙、自来水笔、记事簿、手帕、信和其他文件，还有那个旧钱包。

“这些是父亲的，”他告诉我们，“其他东西我没见过。当然，我不知道他今晚带了多少钱，所以有多少是他的我没法说。”

“你确定其他东西都不是他的？”奥嘉问道。

“应该不是，不过我也不确定，惠普尔可以告诉你们。”他转向我说，“就是今晚给你开门的那个人，他照顾父亲，应该比我清楚其他东西是不是父亲的。”

有个探长去打电话，要惠普尔马上过来。

我接着问问题。

“你父亲的随身物品有不见的吗？有值钱的没？”

“就我所知没有，所有他可能带在身上的好像都在这里了。”

“他今晚几点离开家的？”

“七点半以前，没准七点就走了。”

“知道他去哪儿吗？”

“他没告诉我，不过我猜是去看德克斯特小姐。”

所有探长的脸都亮起来，眼睛也开始发光，我觉得我肯定也不例外。很多谋杀案都和女人一点儿关系也没有，可只要扯上女人，就是一个大案。

“这位德克斯特小姐是谁？”奥嘉问道。

“她是，呃——”查尔斯·甘沃特迟疑了一下，“呃，父亲跟她和她的哥哥关系都很好，平常每个星期都会去看他们——看她好几次。老实说，我怀疑他正打算娶她。”

“她是谁？干什么的？”

“父亲六七个月前跟他们认识的。我见过他们几次，但不是很熟。德克斯特小姐——她叫克丽达——大概二十三岁，我想她哥哥麦登应该比她大四五岁。他现在人在纽约，要不就在去纽约的路上，去帮父亲处理一点生意。”

“你父亲跟你讲过他要娶她吗？”奥嘉猛攻女人这条线。

“没有，不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他对她简直……呃……着魔了。我们前几天争论了几句——上星期，不是吵架，你明白，就是争论。听他的语气，我担心他一定要娶她。”

“你说‘担心’是什么意思？”奥嘉揪住这个词。

查尔斯·甘沃特苍白的脸有点红，他尴尬地清了清嗓子。

“我不想在你们面前说德克斯特兄妹的坏话。我不认为……我确定他们跟父亲的……呃，跟这件事没关系。不过我也不会特别关心他

们——我不喜欢他们。我觉得他们……嗯……是为了钱，可能是为了钱。父亲不是大富豪，不过也算得上有钱。而且他虽然身体不错，但也是五十七岁的人了，这个年龄让我觉得克利达·德克斯特对他的钱应该比对他本人更有兴趣。”

“你父亲的遗嘱呢？”

“就我所知，他最后一次立遗嘱是两三年前。他把所有财产都留给我太太跟我——共有。要是之后又拟了遗嘱，父亲的律师莫瑞·艾伯纳西先生会跟你们讲的，不过我觉得没有。”

“你父亲已经退休了，对吧？”

“嗯，差不多一年前他把进出口业务交给了我。他在全国各地还有好几项投资，不过他也没怎么管。”

奥嘉把他乡下警长的帽子往后推推，若有所思地挠了挠他子弹形状的头，然后看看我。

“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”

“嗯。甘沃特先生，你知不知道——你有没有听你父亲或者任何人提起过一个叫埃米尔·邦菲斯的人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父亲有没有告诉你他曾经收到一封恐吓信？或者有人在大街上对着他开枪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一九〇二年你父亲在巴黎？”

“很可能，他退休之前每年都出国。”

接下来奥嘉和我带着甘沃特去太平间看他父亲。死者看起来让人很

难受——即使对于奥嘉和我这样和他只打过照面的人来说。我记忆中的他短小精悍，打扮向来时髦，一副轻快的模样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。

现在他躺在那儿，头顶给打得血肉模糊。

我们留下甘沃特一人在太平间里，向警察厅走去。

“你问埃米尔·邦菲斯还有什么一九〇二年在巴黎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”我们一走上大街，奥嘉探长就马上问道。

“是这么回事：死者今天下午打电话到我们社里，说他收到埃米尔·邦菲斯的一封恐吓信，说他们俩一九〇二年在巴黎结下梁子，还说邦菲斯前一天晚上在大街上冲他开枪。他希望我们今晚派人过去跟他谈谈，还说无论如何都不希望警察插手——说他宁可给邦菲斯做掉，也不想让事情曝光。电话上他只肯说那么多。这也是查尔斯·甘沃特接到他父亲死了的通知时，我刚好在场的原因。”

奥嘉停在人行道正中间，轻轻地吹起口哨。

“这个消息很重要！”他叹道，“等我们回总部，我要给你看样东西。”

我们到总部时，惠普尔已经在会议室等待了。乍看之下，他的脸很平静，像一张面具，和他今晚在俄罗斯绿丘那栋房子里给我开门时一模一样，不过完美的仆人礼仪掩饰不了他正在发抖。

我们把他带到曾经盘问过查尔斯·甘沃特的小办公室里。

惠普尔证实了死者儿子告诉我们的所有事情。他很肯定打字机、珠宝盒、两个弹匣，还有新钱包都不是甘沃特的。

但他始终不肯透露他对德克斯特兄妹的看法。不过显而易见，他们对他们没有好感。他说德克斯特小姐今晚八点、九点和九点半总共打了三次电话，每回都找利奥波德·甘沃特先生，不过她没留口信。惠普尔认为她在等甘沃特，但他一直不见人影。

他说埃米尔·邦菲斯和恐吓信的事他一概不知。前一天晚上甘沃特八点出门，半夜到家。他到家时惠普尔没有仔细观察，也说不上他情绪是否激动。甘沃特口袋里一般都会有一百块钱左右。

“有什么你知道甘沃特今晚带着，但没在这桌上的？”奥嘉问。

“没有，先生。所有东西看来都在。手表跟链子、钱、记事簿、钱包、钥匙、手帕、自来水笔——所有我知道的东西都在。”

“查尔斯·甘沃特今晚出门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，他和甘沃特太太整晚都在家里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

惠普尔沉吟了一下。

“是的，先生，我基本确定。我知道甘沃特太太没出去。老实说，八点以后我就没看到查尔斯先生了，直到十一点他跟这位先生——”他指着我说，“下楼。不过我基本肯定他整晚都在家，我想甘沃特太太说了他在的。”

然后奥嘉提了另一个问题，当时我听了颇为不解。

“甘沃特先生戴什么样的领扣^①？”

“你是说利奥波德先生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纯金，整块打造的，上面有伦敦一家珠宝店的商标。”

“你看到了能认出来吗？”

“能，先生。”

然后我们就让惠普尔回家了。

“你不觉得现在应该是你放松放松，然后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的

^①指老式男衬衫上用于固定假领子的扣子。

时候了吗？”当奥嘉和我单独面对着那一桌子的证物，我却一点门道也没有时，我提议道。

“我想是的。听好了！有个叫拉吉奎斯的杂货商今晚开车穿过金门公园，看见一辆车停在一条漆黑的路上，车灯也没开。他觉得方向盘后面的男人坐姿怪异，所以就告诉了他碰到的第一个巡警。

“巡警过去看，发现甘沃特坐在方向盘前，死了——头被砸得稀烂。这玩意儿，”他一只手搁在血淋淋的打字机上说，“就在他旁边的位子上。当时是十点一刻，医生说甘沃特是给这台打字机敲死的——头盖骨都碎了。

“我们发现死者的口袋全给翻得底朝天。除了这只新钱包以外，这桌上的所有东西都散在车里——有的在地上，有的在座位上。钱也在那儿——差不多一百块。文件里头夹了这个。”

他递给我一张打了字的白纸，内容如下：

L.F.G.

我想要回我的东西。隔了六千英里和二十一年，你还是逃不掉你的罪孽，我下定决心要把你偷走的东西拿回来。

E.B.

“L.F.G. 应该是利奥波德·F. 甘沃特，”我说，“E.B. 应该是埃米尔·邦菲斯。二十一年是从一九〇二到一九二三年，六千英里大概是巴黎到旧金山的距离。”

我放下那封信，拿起珠宝盒。它是黑色仿皮的，白缎衬里，没有任何标志。

我接着检查了弹匣，里面共有两颗子弹，S.W. 四五口径，子弹

的软头刻着很深的十字——这种老花招可以让子弹击中物体时炸开呈碟子状。

“这些也在车里？”

“没错——还有这个。”

从背心口袋里，奥嘉掏出了一撮短短的金发——一到两英寸长，是剪下来的，不是连根拔出来的。

“还有吗？”

看来东西是多得没完了。

他从桌上拿起新钱包——惠普尔和查尔斯·甘沃特都说不属于死者的那个——向我推过来。

“路上发现的，离车子三四英尺远。”

那是一个便宜货，没有生产商的名字，也没有所有者的姓名的首字母。里头有两张十元钞票、三张小剪报，还有一张打着六个名字和地址的单子，头一个就是甘沃特。

三张剪报显然是从三份不同报纸的私人广告栏剪下来的，字体不一样。内容如下：

乔治——所有事都办好了，不要等太久。D.D.D.

R.H.T.——他们没有回音，弗洛

凯比——十二点整，留点神，宾果

打字单上列在甘沃特下面的名字和地址是：

昆西·希斯科特，丹佛市捷森南街一二二三号；B.D. 桑顿，达拉斯修斯广场九十六号；路得·G. 兰道尔，朴次茅斯哥伦比亚街六一五号；J.H. 波伊德·威利斯，波士顿哈佛街五四四四号；汉娜·辛德

马什，克利夫兰东七十九街，二一八号。

“还有呢？”我边看边问。

探长的货还没出完。

“死者的领扣——前后两只——都解下来了，不过他的领子和领带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上。他左脚的鞋也不见了。我们四处看了，但鞋和领扣都没找到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

我做好准备等他拿其他东西出来。

“你他妈的还想要什么？”他吼道，“这还不够吗？”

“指纹呢？”

“没你要的那种！找到的全是死人的。”

“那他坐的那辆车呢？”

“双门小轿车，车主是个叫华利斯·吉拉科的医生。他今晚六点报警，说这辆车在麦卡利斯特和波克街口附近被偷了。我们在查他，不过我看没问题。”

惠普尔和查尔斯·甘沃特指认的死者的东西没提供半点眉目。我们又仔细检查了一遍，还是一无所获。记事簿记了许多条目，不过看起来跟命案毫不相干，信件也一样。

我们发现命案凶器——打字机——的编号不见了，显然是用锉刀刮掉的。

“呃，你怎么想？”当我们放弃继续寻找线索，坐下来抽烟时，奥嘉问。

“我想咱们得找到埃米尔·邦菲斯先生。”

“查查也无妨，”他嘟囔道，“我看咱们最好去找跟甘沃特一起上了榜单的五个人，没准是暗杀名单呢？没准邦菲斯打算把他们全做掉？”

“有可能。不管怎么说我们得把他们全找到。搞不好有几个已经遇害了。不管他们是已经遇害还是将要遇害还是什么事也没有，他们跟命案都脱不了关系。我这就去发电报到各家分社，让大伙去查名单上的每个人，三张剪报也要追查。”

奥嘉看看表，打了个呵欠。

“四点多了。咱们收工回家睡觉如何？我会留话让局里的专家对比那封 E. B. 签名的信跟名单是不是从那台打字机打出来的。我看没错，不过还是要确定一下。天一亮，我就让人到甘沃特遇害的公园四处看看，没准儿可以找到失踪的鞋子和领扣。另外我会派几名手下走访城里每家打字机店，看能不能查到这一台的来路。”

我停在最近的一家邮局，发了一堆电报，然后回家睡觉，一点儿都没梦到这个案子或者侦探该做的事情。

当天早上十一点，睡了五个小时后，我容光焕发地走进警察局。只见奥嘉瘫坐在他的桌子前，迷惑地盯着一只黑鞋、六只领扣、一把生锈的扁平钥匙，还有一张皱巴巴的报纸——全摊成一排摆在他面前。

“这是什么？你的结婚纪念品？”

“是就好了。”他没好气地说，“听好了：海员国家银行的门房今天早上打扫卫生时，在前厅发现了一个包裹。里头有这只鞋——甘沃特失踪的那只——包在这张五天前的《费城记事报》里，外加这些领扣跟这把旧钥匙。你应该注意到，鞋跟被拔掉了——还没找到呢。惠普尔指认是甘沃特的鞋，还指认了其中的两只领扣，不过钥匙他没见过。另外四只领扣都是新的，是通常那种包金的；钥匙看来也很久没用过了。看出什么名堂没？”